



我这才发现,时代的暖风,吹生出人们微笑的脸庞。这明亮的笑容,是古镇最美的风景。

古镇的街景

□邹凤岭

阳光明媚,和风煦煦,走进冈门(今龙冈)古镇的老街。厚重的文化,清秀的街景,飘溢千年古镇的韵味。

老街凤凰路,闻古而清心。老巷老屋,粉墙黛瓦,小桥流水人家。漫步老街,人流如梭,摩肩而过,时而遇见打着花伞的姑娘,淹没在了人流中。抑或走过共撑一伞的情侣,倩影绰约,点辍老街年轻的活力。

于老街,我仿佛坠入诗画的意境。眼前的样子,有的像戴望舒《雨巷》的诗景:“撑着油纸伞,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,又寂寥的雨巷。我希望,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。”赏阅这老街的我,顿觉步履轻盈,心情舒展。此时此地,小镇老街,闲庭轩窗,胜比汉乐府《知江南》:“水秀山清眉远长,归来闲倚小阁窗。春风不解江南雨,笑看雨巷寻客尝。”清秀的小镇,悠然沉醉雨中的老巷,独倚窗,远眺望,何不是在细品雨中的愁思。

幽深坊桥巷连接凤凰老街上,一直延伸到古镇的水岸。河面上,一只只白鹭落下又飞起,还有那一对对燕子赶着浪花互说着细语。水湾处,静坐一位垂钓的老者,听到脚步声,他朝我眨眼看了看,算是跟我打招呼。提起手上的钓竿,鱼儿就挂在鱼线上。可能是鱼儿小,见他摘下钩上的鱼,又放回河水中,想必是一定要钓到称心的大鱼。登上凤凰桥,远望垂钓人,如恒久的雕塑,与古镇一同定格在了霞光里。

凤凰落西冈,传说故事千百年。临水而居的古镇,凤凰桥、光明桥,一桥变通途,双桥就枕在古镇边的大河上。桥畔树柳垂杨,桥下流水清清。泛舟河面,白帆点点。古镇升腾袅袅炊烟,映入七彩云端。古桥弯弯,如一抹彩虹挂在水面。二桥秀美,却似陈逸飞《双桥》图显现。

当今,无数的古镇,似乎有着相近的景物。古老的街,古老的店,古老的民居,同质化的旅游开发,模糊了古镇的个性。不变中有变,古镇的人们,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,着力挖掘人文历史鲜活的内涵。凤凰桥头,文化广场,立地浮雕,文字优美,承载古镇传说的故事。清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,孔尚任随孙在丰来淮扬,疏浚蟒蛇河水道。古镇冈门,与孔尚任结下了一段《桃花扇》创作的情缘。凤凰桥头的水岸,清代著名书法家宋曹留有“白燕阁”石碑匾,书有“冈门王氏产白燕,盐人异之,王氏子名忱……”碑文百余字。是说冈门王氏家梁上筑有白燕窝,王家子名忱与母相依,子孝母慈。赞孝道,“白燕阁”匾历经三百年,近世重新被发现,郭沫若所鉴碑文拓片文字,激励多少孝贤人士。

日落西山,月儿升起,跃上了凤凰桥头的树梢。古老街巷,华灯齐放,文化广场热闹了起来。一队队舞者,随乐起舞,轻柔飘逸。一对对情人,花前月下绵绵私语。孩子们嬉戏追逐,老人们闲庭信步。广场的夜晚,展示出她最靓丽动人的美姿。

别过广场,老街上的人流依然。沿街的店面,招晃闪烁,古老的街市,彻夜不眠。我这才发现,时代的暖风,吹生出人们微笑的脸庞。这明亮的笑容,是古镇最美的风景。

“贼痛快”的威海行

□司马小萌

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春天,在大天鹅即将北飞之际,我带领摄影小分队,南北两路,自驾千里,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。威海荣成,有着我国北方最大的天鹅越冬栖息地。摄影小分队里,有老将,也有新兵。

称摄影新兵为“小白”,既是新手们的谦逊之词,也是老手们的兀自傲娇。没错,俺拍照几十年了,阅历丰富。干起活来,一马当先;偶尔“目中无人”,脸皮厚得,城墙拐弯儿。也是,作为一个摄影记者,羞答答抹不开面儿,怎么采访呀?

这次跟我来的小白有几个。如中国传媒大学韩教授。三年前她随军旅作家晶岩参加新书推介会,与现场拍照的我熟络了。姐俩当即拜我为师。她们一个是我的中学学妹,一个和我来自同一大学,都是专业领域的佼佼者;但对摄影,知之不多。近三年,姐俩没少用功,我也没少指点,直至她们堂而皇之地进入几家晚报的摄影作者队伍,偶露峥嵘。韩教授称我为“伯乐”,自己荣幸地出任“二伯乐”——她在同事和学生中,发展了几位摄影爱好者。

另一位,是我从“损友”队伍中挖掘的:外企高管姜女士。这姐们凭借悟性高,迅速上路。对摄影之狂热,已然超过她那位在摄影界有点影响的老公。也许先生还在喝小酒的时候,她已揣着相机到颐和园跑了一圈。

还有一位是江苏某报社的副总编辑,人称“陆总”,刚退休。这个自称“木讷”的笔杆子,文采出众,常受我的吹捧。当然其内向性格,也被我改造不少。临行前我给他布置“作业”,又说:“以你的聪颖与好学,摄影不在话下……”

春风拂面,一群“老手”带着小白们开始了摄影采风。

第一个出成果的是陆总。凭借多年的新闻敏感,他以“天鹅北飞前的萌动”为切入点,其摄影作品首先见诸新媒体。

新闻讲究一个“快”。赞一个!

但一看照片,我不满意了:天空白花花的,天鹅白花花的,高光部分太强,画面层次不足。你就不知道修一下照片吗?

不知道。陆“小白”真的不知道。于是,司马“老手”开始教导:“下一个修图软件吧。减一点高光,增加一点对比度和饱和度。这样简单处理,既悦目又不失真。”

韩教授也不甘落后。在威海码头拍的一张“载满游客的渡轮向春天出发”的新闻照片,被我选中,火速推荐到某报。兴奋的教授顾不上吃饭,奋笔疾书说明……第二天,报纸大样来了。如果看到我当时的表情,肯定惊到你:从180度的咧嘴微笑赞许,到怒目圆睁极为不满:“喂喂,你写的什么说明文?没有地点呀!告诉我,这渡轮,是在旧金山、大阪,还是斐济岛啊?”

记得几天前聊天,教授说自己是个“丢三落四的人”,我马上夸张地附和,说自己是个“丢五落六的人”。而今天,“丢五落六”对“丢三落四”进行了猛烈批判。这教诲,被蔫头耷脑的教授心悦诚服地接受,并被誉为“无死角的批评”。

当然,最终有惊无险。我及时提醒了,编辑也发现了。

此行唯一没有挨批的小白,是姜女士。直至回到北京,此君仍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。她在朋友圈写道:“司马老师说,拍照要讲究‘人衬景,景养人’。下午,我在永定门公园内拍玉兰花,待了四个小时,相机电池耗尽,甚至被洒水管浇了个透心凉。只为傻傻地等着有人来入镜。虽说还不尽如人意,但今天的努力是必须的……”

好了,至此,摄影老手们欣喜地发现:摄影新手们已经彻底上了“贼船”接下来,围绕“贼”字,朋友圈里开始调侃——

韩教授:“带领我们上‘贼船’的司马老师,是个贼有趣的人。”陆总进一步发挥:“一群端着相机的贼,登上驶往春天的司马号游船,堂而皇之地搜掠人世间各种美好!”姜女士马上慨叹:“心中正发出阵阵贼喜!”南京哥们正仁十分羡慕,说:“贼好!”

见《盐城晚报》为威海行发了两个图片版,信阳小兄弟华唯忍不住赞叹:“一版鸥又一版鹅,《盐城晚报》贼婀娜!”

最后我总结道:“贼热闹,贼痛快!”

一个“贼”字,由东北大哥带头,从纯贬义,演变成多义字,成为“很”“十分”的肯定式口语和方言,在我国多地传播。这算不算中华语言的扩展?

刚才又看到一句话,印象极深,或许可以为我们的威海行画个圆满的句号——

船停在码头是最安全的,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;人待在家里是最舒服的,但那不是人生的追求……

作者简介 司马小萌,《北京晚报》高级记者,在新闻摄影领域颇有建树。



春暖人间,在街头走一走! 每一段风景,每一个人,心里都装着一个故事。

成都街头走一走

□李廷英

噢,春天的风那么轻柔,约上好友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。

春熙路,得名取自《道德经》:“众人熙熙,如登春台。”在春熙路,一定不能错过美食、购物、打望美女。可是,我们不想吃东西,也不想买东西,我就是美女啊,对打望美女不感兴趣。那就去看美景吧!

秀丽东方,阳光明媚,花开成海。“千红万紫逆风开,玉手芊芊迎客来。”时光隧道两侧铺满了数万株虞美人,那铺天盖地的热情如火一般涌来。拿出手机,半蹲下来,以完美的姿势拍好看的花儿。

梅园尽显古梅神韵,美人梅吐露着芬芳。美人梅下站美人,依旧愿意像少女一样去拥抱、去好奇、去相信。绿油油、黄灿灿的油菜花;娇艳欲滴、灼灼其华的桃花;幽香艳丽、绚丽绽放的樱花。

花瓣洒落一地的馨香,沁人心脾。最爱贴梗海棠,娇艳却不媚俗,踮起脚尖也要拍照。一石一山,一山一湖,瀑布水流清浅,婉约着花溪之美。不问归期,不问结局,喜欢就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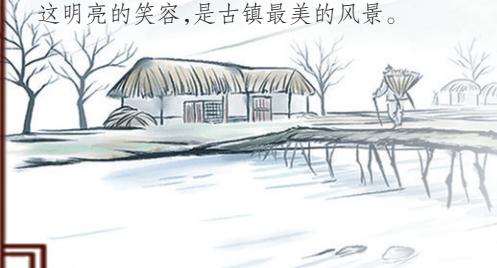
今生能够遇见的人,下辈子不一定遇见。相逢在大千世界,不说红尘纷扰,青砖墙、高门楼、花墙裙,让脚步慢下来,记住这一抹微笑。梧桐树下斑驳的影子,街檐下的老茶馆,来一场精神上的穿越之旅。

轻倚春光的门楣,想着你浅笑不语。我想温柔岁月,你却惊艳时光。抬头寒暄,原来彼此的在乎都在心里。长长的巷子里弥漫着时光的柔软,虚掩着的大门,门前的石刻,木质窗格上的精美图案,街边的竹椅、藤椅……好似诉说着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想要挽留,却不敢伸手,回眸看你,愿时光倒流!

留步看那精湛的功夫茶表演,柔中带刚,刚中有柔。可惜没有去品一杯香茗,听一曲古琴。如若有机会,和你一起再去宽窄巷子走一走。步伐放慢,再放慢,任思绪尽情放飞。在感性和理性之间,不做作,不隐藏,做最真实的自己。

人民公园,百花争艳。花含情,草含笑,一树白色山茶花映入眼帘,心中大喜! 平日里很少看到白色的山茶花,原来它代表着洁雅、理想之恋。公园里,一碗盖茶、一把竹椅、一张方桌,聊天、打盹、听书……独有的闲时味道弥漫开来。

春暖人间,在街头走一走! 每一段风景,每一个人,心里都装着一个故事。



行者之旅
专版

